

# 雅乐：塑造中华文化的礼乐之乐(三)

匏；埙；晋鼓、建鼓、鼗鼓、鼙鼓、鼗鼓、灵鼓、灵鼗、路鼓、路鼗、雅鼓、相鼓、搏拊；柷、敔等38种。乐团声部布局考究，音色配比科学，堪比现在的“交响乐团”。姜夔在《大乐议》中表述：“金欲应石，石欲应丝，丝欲应竹”，指出了声部之间的平衡协调，如同今日的“乐队配器法”的原理，也像是“乐队指挥法”，指导排练演奏实践中的音量平衡、力度控制等注意事项，达到了较高的水平。“击钟磬者不知声，吹匏竹者不知穴，操琴瑟者不知弦，同奏则动手不均，迭奏则发声不属。”将合奏时出现拍点不一致的问题，描述得惟妙惟肖。其指出“乐曲知以七律一调”“知以一律配一字”、“平、入、上、去”的歌词声

调、“重、浊、轻、清”的谱曲原则等接近于今日的作曲法等音乐专业技术了。

## 乐舞

古人认为，“乐”与“音”不同，“音”是指没有舞蹈的表演，“乐”是融歌唱和舞蹈为一体的综合性表演，是最高级别的表演，正所谓“知音而不知乐者，众庶是也。唯君子为能知乐”。周公制礼作乐，开创了雅乐体系，乐舞表演形式也得到了迅速发展。乐舞成为“礼治”“乐治”的工具，“舞以象功”“舞以象德”，用来纪功德，祀神祇，成教化，助人伦。从上古尧、舜时代起，直至清代末年，雅乐舞伴随着各个朝代的兴衰更替，经历了数千余年之久，始终居于中国乐舞的正统地位。

周代王室还设立专门的乐舞机

构——“大司乐”，掌管乐舞的演出、乐舞教育，被誉为我国最早的舞蹈学校。“大司乐”的设立时间之早、舞蹈教育水平之高，为当时世界之最。周代最高等级的“乐”是六代乐舞，又称为“六乐”。即为六个朝代帝王纪功的舞蹈，大多是周代以前各代的代表性乐舞。六代乐舞分门别类，用法分明，主要用于周代宫廷祭祀礼仪，表演的场合隆重，人数众多，仪式庄严肃穆，音乐和谐平静。包括黄帝时期的《云门》，尧时的《大咸》，舜时的《大韶》，夏禹时的《大夏》，商汤时的《大濩》和周代的《大武》。到了后代，“六乐”就被称为“先王之乐”，其舒缓、平稳、清和、淡远的音乐在促进社会和谐、维护国家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，成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重要治国理政手段。

唐朝时期是古代乐曲、舞蹈创作的巅峰期，在我国音乐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唐朝时文化大融合促进了音乐的发展，中原本土的音乐风格吸收发展了少数民族以及外国的乐曲风格，成就了《霓裳羽衣曲》这样具有极高艺术水平的大唐燕乐。《霓裳羽衣

曲》是一部名副其实的浪漫主义歌舞精品，它充满着唐朝特有的浪漫主义文化色彩，配上霓裳羽衣舞，独具商调式的清雅奢华的曲调，合着轻盈飘飘然的舞蹈，犹如我国音乐舞蹈史上璀璨夺目的明珠。作为宫廷燕乐，全曲融合了歌曲、舞蹈、乐器演奏等艺术形式，曲体庞大而多变，演出时长相比于其他乐曲更长，节奏也更舒缓，给人的感觉，音乐铿锵有力，而又不失舒缓浩大的结构之美，正如白居易所言“千歌万舞不可数，就中最爱霓裳舞”。全曲分散序、中序和曲破三个部分，共三十六段。散序通俗而言就是前奏，在前奏部分没有舞蹈，也没有歌唱，只有乐器打着节奏；中序的部分加入了歌唱和舞蹈，一般而言就是伴随着乐器的节奏边歌唱边舞蹈；曲破是整个曲子的高潮部分，在这一阶段，主要以舞蹈为中心，歌唱和乐器的节奏逐渐加快，到结尾时又重新逐渐变慢，直到乐曲结束。这三部分的设计堪称绝妙，松弛有度，将各个部分糅合在一起，充分显示了唐代宫廷音乐的辉煌卓著。

到了南宋，雅乐的“乐歌化”“无乐不歌”是标志性的变

化，表演形式有“登歌”“二舞”“宫架”三种。“登歌”就是40人以上的歌队，在宫架乐队伴奏下的集体歌唱。“二舞”就是64人的“文舞”与“八佾之舞”。舞蹈表演通常在登歌和宫架的音乐之中进行。“宫架”表演呈现方式分为“堂上之乐”和“堂下之乐”两种。“堂上之乐”布局方式按照“丝不如竹，竹不如肉”“贵人声”的祖制，将演唱的歌队设在堂上，配以琴、瑟和单个的黄钟、钟磬等少量的乐器。而“堂下之乐”规模却十分庞大，依照东、南、西、北四个方位，摆放数十架编钟、编磬等各类乐器。各方阵间的乐部，布局巧妙，“举丝以见瓦，举竹以见匏，举革以见木”，足见当时歌舞表演、乐队声学水准和舞台艺术组织水平。

## 乐谱与黄钟定律

乐谱是音乐文化的重要载体，是评价音乐艺术水平的主要界定依据。我国音乐曲谱历史悠久，种类繁多，包括文字谱、减字谱、工尺谱、燕乐半字谱等，记载着历朝历代的宝贵音乐作品。文字谱如《碣石调·幽兰》，现存谱式为唐人手写卷子谱，现留存于日本京都西贺茂的神光院；



乐舞(舞蹈)